

周文中：作曲育人，为一代华人作曲家“铺路”



周文中先生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图/星海音乐学院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

日前，“汇流——周文中先生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开幕。周文中是国际公认的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于1954年发表的管弦乐曲《花落知多少》获奖无数，曾被广泛演奏；他毕生致力于中西艺术文化交流，在1978年创办“中美艺术交流中心”，中国古琴曲《流水》在他的力荐之下，随美国“旅行者2号”发射升空。他与法籍华人画家赵无极、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一起，被誉为海外华人“艺术三宝”。

薪火相传，藏书捐星海

作曲之外，周文中也是一位音乐教育家。1964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为很多学习作曲的中国学生举办非正式的中国哲学与美学讲座。

在他培养的学生中，最著名的包括电影《卧虎藏龙》配乐斩获奥斯卡奖的谭盾，2001年麦克阿瑟奖学金的获得者盛宗亮，在2011年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周龙，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及美国艺术与文学科学院双院士的陈怡。

周龙回忆，当他初到纽约时，周文中在生活上给予他很多帮助；在音乐的教导上，周文中总是给学生音乐的票，鼓励多听、多看，并教导他们要深入研习中国古典音乐、少数族裔文化以及其他国家的音乐，打破欧洲中心化的思路。

“我认为跟随周教授学习的要点就是理解他的创作理念，即使到了今天，他仍影响着我的创作思维。当时美国多数作曲家都受到各种学派流行风格的影响，但他一直远离这种时尚，坚持专注于他对创作的看法。”周龙说。他的作品《琴曲》，便受到周文中审美观念的影响。

周文中先生曾亲自来访星海音乐学院。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梁雷告诉记者。迈入晚年，周文中的收藏成为他心里的负担，他想要把这些藏书交给最理想的地方好好保护。

经过几番接触、交流，2018年，周文中正式将他的全部藏书捐赠给星海音乐学院，其中包括《集成曲谱全集》《绘图新校古本西厢记》等珍本古籍和他25年教学生涯所用的英文资料。他曾以公开信的形式明言：“我把这些资料送到星海音乐学院的目标很简单，即支持年轻一代的艺术教育。我将我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教育青年艺术家以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事业，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的成立对我这样一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来说是如愿以偿。”

在周文中先生逝世后，星海音乐学院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成为其艺术遗产的监护人。“周先生是一位改变了世界音乐史的文人，是中国现代音乐的精神导师。他用现代音乐语言再创作中国音乐的传统美学表达，所有有机会亲自或是间接接触到周先生的人，都曾被他热情、智慧、慷慨和不懈的精神所感动。”梁雷说。

如今，藏书馆周文中先生的遗愿，设计成一个既储图书，又可以自由讨论、陶冶性情的空间，并对公众开放。一架旧钢琴静静地立其中，它曾是周文中夫人张易安的嫁妆，曾经伴随他们几十年。

文化使者，促进大汇流

周文中不仅是一位知名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也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1977年，中国古琴曲《流水》在他的力荐之下，被完整收录进一张唱片，随美国“旅行者2号”飞向太空。

1978年，周文中在他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中美艺术交流中心”，组织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到中国巡回演出，又将亚瑟·米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带到中国。

1990年，他在日本札幌召开了年轻作曲家会议，召集了亚洲众多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并合作开展了为期15年的中国艺术教育计划，以及云南的文化、环境保护和发展等众多项目。

周文中深切关心华人作曲家的命运和前途，认为“走向汇流”是华人作曲家的真正任务。他劝诫当年年轻的作曲家们一定要钻研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你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又怎么能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在他看来，真正能体现中西再融合的音乐“不是纯粹的西方，也不是纯粹的东方，它应该像一条新的河流，汇聚了欧洲、亚洲，也将其他地方的支流汇合在一起”。

如今，周文中先生逝世已四载，借周文中音乐理念的研讨会，在星海音乐学院，不同时代的作曲家和音乐学者重新聚集起来，共同探讨当代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

融通中西，音乐发新声

1923年，周文中出生于山东烟台一个具有文人传统的家庭，年幼时跟着家人辗转青岛、汉口、上海等地，对中西方文化耳濡目染，既跟随父亲学习中国书法、古典诗词，也在学校学习小提琴。

1937年，14岁的周文中不得不独自逃难，一路拎着小提琴，从上海跋涉到重庆。在家人建议下，他选择更为实用的建筑专业，在国立重庆大学获得土木工程学位。战争结束后，周文中前往美国耶鲁大学继续学习建筑，但到了1946年秋天，他发现还是无法忘怀音乐，因此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放弃了建筑学全额奖学金，进入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

三年后，他移居纽约，随著名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上私人课，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在跟随瓦雷兹的15年间，周文中可以直接观察这位极具创造力的音乐大师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方式。他还能了解当代艺术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们的观点

——视觉艺术家马塞尔·杜尚、费尔南·雷捷、让·谷克多及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经常聚集在瓦雷兹的家中。

在不懈努力下，周文中成为第一位在西方主流获得认可的华人作曲家，他将中国艺术精神、哲学思想与西方音乐文化贯穿到他的作品中，在中国文化存在微弱影响的西方音乐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的作品既有瓦雷兹的前卫色彩，又有浓厚的东方韵味，开始被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所崇拜。他于1949年创作的管弦乐《山水》，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首既立足于西方，又独立于西方音乐语法的作品；1954年发表的《花落知多少》获奖无数，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上演最广泛的管弦乐曲之一。他还创作了管弦乐作品《花月正春风》《唐人得意小品两首》《渔歌》《卦喻》，打击乐四重奏《谷应》，室内乐队曲《雾中北京》，清唱剧《恩凡》等。直到2012年，90岁高龄的周文中还创作了第一首由六件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作品《丝竹苍松》。1982年，周文中被



周文中(右一)与外国友人合影

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院士；2001年，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与文学骑士奖。

2019年10月25日，周文中在家中辞世，享年九十六岁。

“周文中先生多次说过，作曲家要保持文化身份的独立性。他的艺术行为不妥协和迎合，身上有着文人的气节与执着，他如他的精神风范至今深深影响着我们。”星海音乐学院原院长唐永葆说。如今，周文中的作品《霞光》《谷应》乐谱手稿已经出版。罗格斯大学教授、《美国音乐》主编饶韵华认为，周文中先生的手稿凝聚了他对古诗词、中文意象的深厚感情，沉淀了大量的文人思考，显示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份艺术、文势是周先生作曲的灵魂”。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不敢”真是个好词

近期以来，凡有朋友在微信里或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留言夸赞我的，我都会立刻用两个字回复：不敢！这是一个简单的谦词，但自从读了这一则笑话以后，就觉得这个词的意蕴实在丰富极了，可以表达多种意思，我特别喜欢用。这个笑话是这样的，说唐朝时有个叫殷安的山里人，曾对人讲，自古以来，真正的圣人不会超过五个。并一边屈指一边数着：伏羲、神农、周公、孔子。然后说，此后就再也没有值得屈指的了。那听人却说道，老先生您就算一个。只见那殷安一边屈指一边说道：不敢！

我以为这故事绝了。所以凡是夸赞我者，一律回之以“不敢”！先说这笑话的出处，它出自一本古代笑话集《笑赞》。编撰者赵南星，明代政治家、文学家。这是一本字数很少的书，总共也就72则，每一则最多不过数百字。我是因为读周作人知道此书的。忘了哪篇文章了，周作人提到此书，而且讲了这个故事。我为此还专门网购了一本影印本，虽然很糙，但不影响阅读内容。里边的笑话不能说个个精彩，但会心、莞尔、捧腹处真的不少。其中多熟识，却并无恶意。就说这则“不敢”吧，手口不一，老先生的形象立刻跃然纸上。而那听者所赞一语，你以为是因何而说？可以是调侃、取笑，以证明殷安确实迂腐，如咸亨酒店的人拿孔乙己开心一样。但也可能因为他见过的最大文化人就是殷安，完全有可能是出于真诚。《笑赞》特别标明“山人殷安”，那听他说话的人自然也不过是山里人而已。

殷安的手口不一，实在是人之常情，不说唐人，即使今人又如何；不说山里乡贤，即便是大都市的文化人又如何，多见的还不是说出谦辞的同时，很爱用别人送上的溢美之辞吗？我经常在参加一些会议之后，看到有人向不同的发言者送上同样的赞词，大赞其讲得好。到底好不好，以及谁最好呢？

“不敢”真是个好词，你不用考虑、分析、研判别人是真夸还是假意。一句“不敢”，在听者那里就是一种谦虚的态度表达；在说者心里，则既是谦虚，又是领受。妙哉！

【名著识小】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有为青年”为何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这场闹剧/官场风云的主体有两方：以玉帝为领导者的当权一方，以猴王为领导者的新兴势力。首先，孙悟空是《西游》全书主角，拥有当之无愧的主角光环，自然是要笑到最后的。叙事者（背后的说书人、故事的创作者）的价值体系势必也会偏向他。所以从猴王的角度看，这场戏无论输赢，长远看都是在给他最终的胜利做铺垫。其次，大闹天宫的猴王再能干，三百多岁的他也是个单纯的年轻人。猴王毕竟是猴，人类青年或许会醉心名利，在权力欲的驱使下没有止境，但猴王本性上不一样。他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武艺超群，轻而易举成为妖魔界地方盟主，簇拥者众，日日宴饮作乐。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大学教授

读《文心雕龙》

最近几场面向大学生的讲座中，我都推荐了《文心雕龙》。我一直觉得，这是一本被人们忽略、低估和埋没的经典，它所蕴藏的写作智慧远未被发掘出来。我教评论写作快15年了，自以为总结了一些“独家独门”的写作方法，但读了《文心雕龙》后才发现，人家刘勰老师几千年前就总结过了，而且比我总结得要精练精彩多了。比如，我讲写作讲到“案例论证”时，一直强调“反例”的论证张力，文章论证不能都是正面案例（全是同质案例，仅仅只是一种合理化），一个反面案例所起到的证明效果，要高于10个正面案例。要论证“努力比方向重要”这个命题，罗列“刻苦努力然后取得成功”之类的同向案例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不能回避现实中“方向错了努力无效”的反面案例，就像波普尔说的“证伪”，要越过反面案例这个障碍。

《文心雕龙》讲得很干脆，故圆融之体，凡有四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义理者也；反对者，事异义同者也。什么意思呢？“言对”最简单，所谓“言对”，就是排比，文章中那种看似轰轰烈烈很有气势的排比，语言上的对仗工整，一会排成四字，一会排成六字，整词儿，炫耀成语，是最容易的。就像某些矫揉造作的骈文，华丽其表，空洞唬人。“事对”就不容易了，说事儿，也就是讲几个故事，举几个能贴切地体现观点的具体例子。“反对”是极好的，而“正对”就差很多意思了。也就是我说的，罗列一堆“事异义同”的正向案例没什么论证力度，要有“理殊趣合”的反向案例。看看，经典讲得多深刻和精辟。

●随手拍

网红花开



广州白云新城云城西路白云图书馆附近，有一棵异木棉，因树冠大，每年开花早，花朵鲜艳，已成了一棵远近闻名的网红花。这不，才11月初，许多俊男美女就早早来这里打卡了。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刻薄话里深藏着热爱

他当时说的是他认为一些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是垃圾。后来他在北京的时候跟我说，他几十年来都将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到了中国和中国文学之中，但并没有很多人会注意到这一点。他说，他有时会批评中国文学是因为特别在乎这个国家，如果是在冰岛发生了什么事的话，他绝不会说什么的。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快乐的小溪

15岁的阿杉，在作文里老老实实在地表示，他要当个烘焙蛋糕的师傅。结果呢，老师当着全班念出他的作文，边读边笑，还肆意抨击：“男儿志在四方，你怎么竟然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厨房里！”

回家后，阿杉的郁郁不乐引起了母亲的注意，追问之下，他母亲勃然大怒，厉声斥责：“你竟然当烘焙师？怎么竟然这样没出息……”

我从阿杉口中知道上述一切时，吃惊、纳闷、无奈、遗憾。老师和家长，都想把孩子装进自己设计好的模子里，制造出自己心中所要的那种形状。然而，生命不是物品，唯有顺其自然而行，生命才能焕发它应有的光彩啊！明明是一只善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素描出“时代的诗人”

感觉这一年，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活动一直潮起云涌，近期《收获》杂志也连续举办三场“《收获》首发”文学活动。第一场名为“在时间的箭簇即将抵达光亮之时——阎志长诗《时间》首发分享会”，是在武汉举办的。这个栏目的名称源自济慈的诗句，办公室的小朋友写文案的时候问起这个专栏，我说，我心目中《明亮的星》的理想文章，就是像陈东东的《亲爱的张枣》（发在《汉谣寄》专栏）和《张枣：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那样的文章……

《收获》创刊的时候，是刊载诗歌的，分了长诗与普通诗歌不同的栏目，复刊后第一个消失的栏目就是诗歌，直到2015年开设了关于诗人的专栏《明亮的星》。陈东东是其中撰稿最多也最具质量的专栏作者。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他与众诗人在漫长的诗